



LEO NIKOLAYEVICH TOLSTOY

一代文豪托尔斯泰的艺术感悟

What is Art ?

艺术论

列夫·托尔斯泰 著◎
张昕畅 刘岩 赵雪予 译◎

3



LEO NIKOLAYEVICH TOLSTOY

一代文豪托尔斯泰的艺术感悟

What is Art ?

艺术论

列夫·托尔斯泰 著◎
张昕畅 刘岩 赵雪予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艺术论/[俄]托尔斯泰著;张昕畅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ISBN 7-300-06814-6

I. 艺…

II. ①托…②张…

III. 艺术理论

IV. J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0359 号



艺术论

[俄]列夫·托尔斯泰 著

张昕畅 刘岩 赵雪予 译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发行热线:010-82503022

编辑热线:010-82503013

网 址 <http://www.longlongbook.com>(朗朗书房网)

<http://www.crup.com.cn>(人大出版社网)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保定市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版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张 12 插页 2

印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33 000

定 价 1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关于本书：

一代文豪列夫·托尔斯泰论述关于艺术问题的方方面面的著作。这本书涉猎繁杂，但其最核心的问题始终是：什么是艺术。对于这个看似简单而老套的问题，托尔斯泰提出了他的观点。老文豪语出惊人，在他眼里，很多最经典最伟大的作品是坏的艺术，甚至不是艺术，而按照他的判断体系，我们的确可以得到与他相同的结论。托尔斯泰的观点触及了艺术最根本的本质，从这些犀利和深刻的言语中，我们的艺术观将接受一次醍醐灌顶般的洗礼。

关于作者：

列夫·托尔斯泰：19世纪俄国最伟大的作家。他出身于贵族家庭，1844年入喀山大学，受到卢梭、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影响。1847年退学回故乡，在自己的领地上作改革农奴制的尝试。1851—1854年在高加索军队中服役并开始写作。他几乎是所有现实主义作家无法逾越的高峰，代表作《安娜·卡列尼娜》、《复活》、《战争与和平》是人类文化中最璀璨的瑰宝。

主要译者：

张昕畅 刘岩 赵雪予 简介：

本书译者**张昕畅** **赵雪予**和**刘岩**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俄语广播部青年翻译和记者，醉心于俄罗斯文学和艺术并热衷中俄文化交流事业，多次采访陈昊苏、罗高寿等知名人士，出版作品包括《俄罗斯文化之旅》等。(cirus@cri.com.cn)



网站：www.longlongbook.com

发行热线：010-8250 3022

策 划 / 吴兴元

责任编辑 / 王 展

封面设计 / 袁 璐

版式设计 / 孟庆磊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7)
第三章	(15)
第四章	(32)
第五章	(38)
第六章	(44)
第七章	(50)
第八章	(57)
第九章	(62)
第十章	(67)
第十一章	(94)
第十二章	(103)
第十三章	(111)
第十四章	(123)
第十五章	(131)
第十六章	(135)
第十七章	(152)
第十八章	(161)
第十九章	(165)
第二十章 结论	(172)
人名索引	(182)

第一章

随便拿起一种报纸,都能找到戏剧或音乐的专栏,差不多在每张报纸上都能找到对某展览或绘画的描述文章,都能找到有关新出版的艺术内容的书,包括诗、中篇小说或长篇小说的说明。

报纸上详细且及时地叙述了某位女演员或男演员在某场戏剧(喜剧或歌剧)中扮演了某个角色,指出他们的优点,描述了新戏剧(喜剧或歌剧)的内容或评价优缺点。报纸同样详细且用心地描写出某位演员如何演唱了某首歌曲或如何用钢琴或小提琴演奏了哪首乐曲,以及这首乐曲和这个演员的优缺点。在每一个大城市里,即使没有几个,也至少有一个新画展,评论家和鉴赏家对这些画作发表了深刻的见解。几乎每天都要出版新的小说和诗,无论是单行本的,还是发表在杂志上的,报纸将向读者详细介绍这些艺术作品作为自己的天职。

俄罗斯政府为了扶持艺术,向文学院、音乐学院和剧院拨款百万卢布,而国家用于国民教育的投入,只相当于为人民提供教育所需资金的百分之一。法国、德国和英国各规定为艺术拨款八百万当地货币。每一个大城市里都在建筑博物馆、学院、音乐学院、戏剧学院、剧院和音乐厅。成千上万的工人——木匠、泥瓦匠、油漆匠、细木匠、裱糊匠、裁缝、理发师、珠宝匠、青铜匠、排字工——都为了艺术的要求而毕生辛苦地工作着,除军事外,未必会有另一种人类活动,耗费如此多的精力。

为了这种活动,人们不仅付出了如此多的劳动,而且就像为了战争一

样,很多人献出了自己的一生:成千上万的人从小就为了学会飞快地旋转双足(舞蹈)而献身;另一些人(音乐家)则为了学会快速按键或拨弄琴弦而努力;再有一些人(画家)为了能将其所见用色彩绘出而奋斗;还有一些人为了能用各种方式组织句子,并使每个句子合乎韵脚而倾注心血。这些人都非常善良、聪明,能做各种有益的劳动,在这些特有的使人痴迷的事业中,他们变得很孤僻,对生活中的严肃现象也略显愚钝,从而成为仅能旋转双足、舌头或手指的极端自恃的专家。

但这不算什么。给我印象很深的是:有一次在欧美剧院观看上演的一部普通的新歌剧的排练情况^①。

我到的时候第一幕已经开始。要进入观众厅,我必须穿过后台。有人领我沿着这座大建筑物地下室的黑暗通道行走,经过变换布景和灯光的大机器时,我看见了几个在黑暗和灰尘中工作的工人。其中一个工人的脸苍白且消瘦,穿着污秽的工作服,有着一双工人般的脏兮兮的手,双手五指张开,看得出他很疲惫和不满,走过我身边时正气呼呼地责备着另一个人。我沿着黑暗的台阶上去,来到了后台。在堆满布景、幕布和一些杆子、圆环的中间,如果不是几百个,至少也有几十个化了装的身着紧裹大腿和小腿肚子服装的男人和平常在家一样尽可能裸露身体的女人。这些都是等候上场的歌手——男合唱演员、女合唱演员和芭蕾舞演员。我的引导员带我走过舞台和一座穿过乐池的木板桥来到池座,乐池里坐着一百名左右演奏各种乐器的乐师。在两盏反光灯之间,坐在高处的是手拿指挥棒、面前放着乐谱架的指挥,他指挥着乐队、歌唱家和整个歌剧的上演。

我到那里时戏已开场,舞台上一队印第安人正迎娶新娘。除了化着装

^① 托尔斯泰 1897 年 4 月 19 日去观看鲁宾斯基的歌剧《菲拉莫尔斯》的彩排。这是莫斯科音乐学院的学生在院长萨福诺夫的带领下进行彩排。

的男人和女人,还有两个穿西服上衣的人忙前忙后:一个是戏剧部主管,另一个人穿着软软的矮靴,以不同一般的轻盈跑来跑去,他是舞蹈教师,他每月的薪水比十个工人一年的收入还要多。

这三位指导安排着歌唱、乐队和队列。像平常一样,队列两人一行,肩上扛着箴制的斧钺。所有人从一个地方来,绕了一个圈,又一圈,然后停下来。队列很久都排练不好:有时候扛斧钺的印第安人出来太晚,有时候又出来太早了,有时候出来正好,可下去的时候又挤在一块儿,有时候倒是不挤了,可在舞台两侧时又没走好……每一次都要停下从头再来。队列出场是以一个打扮成土耳其人的演员演唱的宣叙调开始的,他古怪地张大了嘴,唱道:“我护送新娘。”他一边唱一边挥动着从礼服里伸出的裸露的手。队列开始进行,但这时为宣叙调伴奏的圆号吹得不对,指挥像遭遇了不幸一样颤抖着,用指挥棒敲打着谱架。一切都停下来了,指挥转向乐队,扑向吹圆号的人,用马夫吵嘴时所用的粗鲁的话骂他不该吹错音……一切又重新开始。扛斧钺的印第安人又走出来,穿着古怪的鞋轻轻地走着,歌手唱道:“我护送新娘。”但这时队列靠得太近了。指挥棒又敲起来,骂人的声音……一切又从头再来。又唱道:“我护送新娘。”又是那个从礼服里伸出裸露的手的动作,肩上扛着斧钺的队列轻盈地走来,其中有些人严肃而忧郁,有些人交头接耳,笑着,排成一圈开始唱起来。一切仿佛还不错,但指挥棒又敲了起来,指挥痛苦而愤恨地骂着男女合唱演员:原来他们在唱歌的时候很少举起手来表示精神振奋。“怎么回事,你们都死了吗?蠢牛!你们都是死人呀?怎么就不知道动一动?”……又重来,又是“我护送新娘”,又是带着忧郁表情的女合唱演员唱了起来,不时这个人或那个人举起手来。有两个女合唱演员说了几句,指挥棒又狠狠地敲了起来:“怎么回事?你们到这聊天来啦?回家扯去。你们几个穿红裤子的,过来点儿。看

我,从头来。”又是“我护送新娘”,就这样过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这样的排练一共持续了六个小时。敲指挥棒,重复,安排、纠正歌手、乐队、队列、舞蹈的错误,总是夹杂着凶狠的责骂,像“蠢驴、傻瓜、白痴、蠢猪”等等。骂音乐家和歌唱家的话我一小时听到四十次左右。那些不幸的、身体和精神上变得畸形的人——长笛演奏者、圆号吹奏者、歌者,挨了骂却沉默不语地执行着命令,将“我护送新娘”重复说了二十遍,将穿着黄色矮靴、肩扛斧钺走路的动作重复做了二十遍。指挥知道,这些人极不正常,除了吹号和穿着黄色矮靴、肩扛斧钺走来走去以外,不适宜做别的事,同时他们又习惯于甜蜜的奢侈生活,因此指挥能发泄自己的粗鲁;况且他在巴黎和维也纳也看到过这种情况,他知道,出色的指挥就是这样做好的,这是伟大的音乐家惯有的传统,他们沉醉于自己伟大的艺术事业,无暇弄清其他音乐家的感受。

很难看到更恶劣的场面了。我曾看到在卸货时,一个工人因另一个工人没有接住给他的重物而骂他;我还看到过,在收干草时,村长因工人没码放好干草垛而骂他,工人则顺从地沉默着。尽管我们看到这些事情时很不愉快,但同时知道这些是必要的而且是重要的,因挨骂的工人的错误很可能搞坏必要的事情,于是不愉快的心情也就缓和了。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为了谁?指挥很可能也像那工人一样痛苦,看得出来,他确实很痛苦,可谁让他痛苦呢?他为什么事痛苦呢?他们排练的那出歌剧,对于看惯了的人来说是最普通的歌剧,但也是能想象出来的最荒谬的歌剧:一位印第安酋长想结婚,别人给他带来一位新娘,酋长乔装成一位歌手,新娘爱上了假扮的歌手而陷入绝望,而后来她得知,歌手即是国王时,大家皆大欢喜。

没有这样的印第安人,也不可能。他们所表演的除了像其他歌剧之

外,不仅不像印第安人,也不像世界上任何东西,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没有人会相隔一定的距离站着,挥动着手用宣叙调的方式讲话,用四重唱的方式表达情感!除了在戏剧中,没有人这样扛着箝制的斧钺,穿着便鞋成对地走路!无论何时,没有人这样生气,这样感动,这样发笑,这样哭泣!这样的表演无法打动世界上任何人,这是毋庸置疑的。

我头脑中不由得发出这样一个疑问:这是为谁做的呢?谁会喜欢它呢?如果这出歌剧里偶尔也有一些好听的旋律可以让人愉悦地聆听,那么他们不再需要那些愚蠢的服装、队列、宣叙调和挥手。芭蕾舞中半裸的女人做着淫荡的动作,纠缠成各种肉体的花环,这简直是淫荡的表演。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他们为谁而演。受过教育的人觉得它难以忍受、令人厌烦,工人看得莫名其妙。有可能喜欢也未必真喜欢这些表演的是年轻的仆人和那些沾染了老爷习气,对老爷的娱乐还没有感到厌烦的想证明自己是有文化的腐化的工匠。

所有这些令人讨厌的戏剧不但不是用善良的、淳朴的感情完成的,反而用狠毒的、野兽般残暴的感情完成的。

据说,这样做是为了艺术,而艺术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这真的就是艺术吗?艺术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事,以至于为它作出如此大的牺牲?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千百万人为之付出劳动、牺牲生命,甚至人与人之间的爱的艺术,正是这种艺术在人的意识中变得越来越模糊不定了。

艺术爱好者为自己对于艺术的见解找到支持的种种评论,现在已变得互相抵触了,如果摒弃各派评论家认为不是艺术的东西,那么艺术中就没有什么东西了。

就像各派学家一样,各派艺术家也互相排挤、互相诋毁。只要听听各派艺术家的观点就知道,在各个领域,都是一派艺术家排斥另一派艺术家。

在诗的方面——旧浪漫派诗人排斥法国高蹈派诗人和颓废派诗人；法国高蹈派诗人排斥浪漫派诗人和颓废派诗人；颓废派诗人排斥所有长辈和象征派诗人；象征派诗人排斥所有长辈和玛格派诗人；而玛格派诗人排斥所有的长辈。在小说方面——自然主义者、心理学派相互排斥。在戏剧、绘画和音乐方面也是如此。由此看来，耗费人的劳动和生命、损害人与人之间爱的艺术不仅不明确，而且艺术爱好者对它的理解也自相矛盾，很难笼统地讲清什么是艺术，什么是好的、有益的、可以为之牺牲的艺术！

第二章

无论是芭蕾舞、马戏、歌剧、轻歌剧、音乐会、展览、图画和印刷业都需要成千上万人做着紧张的、经常是不自主地做的、折磨人的、屈辱人的工作。

如果艺术家们自己能做自己的事倒也好,但他们需要由工人帮助他们制造艺术品和维持自己奢侈的生活。他们这样或那样地获得别人的帮助:或从富人那里得到酬金,或从政府那里得到资助(在我国,政府为剧院、音乐学院及其他学院拨款百万卢布)。这些钱都是从人民那里得来的,人民为了这些钱只得卖了牛,但他们从不能尝试到艺术带给人的美的享受。

要知道,希腊、罗马和本世纪上半叶的艺术家们不错:此时还有奴隶,并认为应该有奴隶,他们可以心安理得地迫使别人为自己或自己的艺术服务;但现在每个人都有着哪怕很模糊的人人平等的意识。在没有解决一个问题——即艺术真的是这般好、这般重要,可以弥补暴力的事情之前,不能强迫别人不由自主地为艺术尽力。

想起来很可怕的,是人们为了艺术付出了极大的劳动、生命和精神上的牺牲,而艺术不仅不是有益的,却是有害的事情。

所以,艺术作品赖以产生并得到支持的社会应该意识到:是否所有以艺术形式出现的作品都是真正的艺术?是否我们这个社会认为是艺术的东西都是好的?如果是好的,是否重要?是否值得为之作出牺牲?任何一位勤恳严谨的艺术家都必须弄清楚这个问题,这样他才相信他所做的都是富有意义的,而不是为了陶醉自己生活的小圈子里的人,同时还误以为自

己做的是好事——是用自己创造的作品来补偿为了继续自己奢侈的生活而从他人手里取得的一切。现在回答这些问题非常重要。

人类认为如此重要且必须为之付出劳动、生命和幸福的艺术究竟是什么呢？

什么是艺术？艺术就是建筑、雕塑、绘画、音乐和各种体裁的诗歌等。一般的人、艺术爱好者甚至艺术家本人，都会这样回答，而且还认为他们说得很清楚，认为所有人都是这么理解的。您再问他：建筑物里有普通的、不成其为艺术的建筑物，也有追求艺术性但却并不成功的、丑陋的、不能算做艺术品的建筑物，那么艺术品的特征是什么？

雕刻、音乐和诗歌也是如此。各类艺术一方面受实际的有效应用的限制，另一方面受不成功的艺术尝试的限制。如何摆脱这两方面的限制呢？我们之中受过教育的人和没有专门研究过美学的艺术家也会认为，这些问题早就解决了，而且是众所周知的。

普通人答：“艺术是表现美的一种活动。”

您再问：“如果这就是艺术，那么芭蕾舞和轻歌剧也都是艺术吗？”

“是的，”普通人略微迟疑地回答，“好的芭蕾舞和优雅的轻歌剧在能够表现美的层次上也是艺术。”

不要再问这个普通人，好的芭蕾舞和优雅的轻歌剧与不好的和不优雅的之间有什么区别，这个问题他很难回答。如果再问这个普通人，为芭蕾舞和轻歌剧中女演员化装的服装师和理发师，还有裁缝、厨师及香料商的工作是艺术吗？普通人多半会否认他们所做的事情是艺术。这个人在这个问题上失误的原因是，他只是个普通人，他不是专家，也没研究过美学。假如他研究过这些，那他就会知道，名人勒南在他的著作 *Marc Aurèle*^① 中曾

① 法文：《玛克·奥列尔》。

讲过,裁缝的技艺也是艺术,那些在女人的服饰上看不出高级艺术的人是肤浅的和愚蠢的。“C'est le grand art.”^①勒南说。此外,这个普通人还会知道,在很多美学体系里,如在有学识的克拉立克教授所著的 *Weltschönheit, Versuch einer Allgemeinen Aesthetik*^② 中和居伊约的 *Les Problèmes de l'esthétique*^③ 里都认为,服装师的工作和味觉、触觉的技艺也是艺术。

“Es folgt nun ein Fünflatt von Künsten, die der subjectiven Sinnlichkeit entkeimen(有五种艺术是从主观的感觉中产生的),”克拉立克说(175页),“Sie sind die ästhetische Behandlung der fünf Sinne.”^④

这五种艺术是:

- Die Kunst des Geschmacksinns——味觉的艺术(175页);
- Die Kunst des Geruchsinns——嗅觉的艺术(177页);
- Die Kunst des Tastsinns——触觉的艺术(180页);
- Die Kunst des Gehörsinns——听觉的艺术(182页);
- Die Kunst des Gesichtsinns——视觉的艺术(184页)。

关于味觉的艺术,克拉立克这样说:

“Man hält zwar gewöhnlich nur zwei oder höchstens drei Sinne für würdig, den Stoff künstlerischer Behandlung abzugeben, aber ich glaube nur mit bedingtem Recht. Ich will kein allzu grosses Gewicht darauf legen, dass der gemeine Sprachgebrauch manch andere Künste, wie zum Beispiel die Kochkunst, kennt.”^⑤

① 法文:“这是伟大的艺术。”

② 德文:《世界的美,普遍的审美经验》。

③ 法文:《美学问题》。

④ 德文:“它们是经过五官感受的美学的处理。”

⑤ 德文:“一般认为,只有两三种感官的感觉可以做美学的处理,但我想,这未必对;我不能不强调的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还有其他的艺术,比如烹饪艺术。”

他还说：

“Und es ist doch gewiss eine ästhetische Leistung, wenn es der Kochkunst gelingt aus einem thierischen Kadaver einen Gegenstand des Geschmacks in jedem Sinne zu machen. Der Grundsatz der Kunst des Geschmacksinns (die weiter ist als die sogenannte Kochkunst) ist also dieser: Es soll alles Geniessbare als Sinnbild einer Idee behandelnd werden und in jedesmaligem Einklang zur auszudrückenden Idee.”^①

像勒南一样,克拉立克也承认服装的艺术及其他艺术。

被一些当代作家所推崇的法国作家居伊约也持同样的主张。在他的著作《美学问题》中,居伊约严肃地说,触觉、味觉和嗅觉能给人以美的印象:

“Si la couleur manque au toucher, il nous fournit en revanche une notion, que l’œil seul ne peut nous donner et qui a une valeur esthétique considérable: celle du doux, du soyeux, du poli. Ce qui caractérise la beauté du velours, c’est la douceur au toucher non moins que son brillant. Dans l’idée que nous nous faisons de la beauté d’une femme, la velouté de sa peau entre comme élément essentiel.”

“Chacun de nous probablement avec un peu d’attention se rappellera des jouissances du goût, qui on été de véritables jouissances esthétiques.”^②

① 德文:“当烹饪艺术能使动物的尸体变成味觉感受时,那毫无疑问,这是美学上的成就。所以,味觉艺术(表现在所谓烹饪艺术中)的基本原则是:所有可食用的东西应该调理成特别观念的体现,而且所有可食用的东西应该同应当表现的观念相符。”

② 法文:“触觉虽然不能辨别物体的颜色,但是它却能传达单凭眼睛所不能感受到的感觉,并且这种感觉具有高尚的美学意义;确切说,触觉给人以柔软、光滑或平整的感受。触摸天鹅绒所感觉到的柔软的美并不亚于它的光亮。当我在想象女人的美的时候,必定要想到她皮肤的柔润。”

“只要稍微回想一下,每个人都能想起所品味过的味觉上的享受,那才是真正的美的享受。”

接着,他又提起曾在山上喝过的一杯牛奶所带给他的美的享受。

所以,艺术作为美的表现,它的概念并不这样简单,尤其是现在,新派美学家将艺术的概念扩展到触觉、味觉和嗅觉。

可是普通人却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这些,他们深信,承认美是艺术的内容,就可以使所有艺术的问题变得简单而清楚。普通人认为,艺术是美的表现,这很清楚明白,所有的艺术问题都可以用美来解释。

但是他所认为的艺术内容的美究竟是什么呢?它是如何定义的呢?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一个词的概念越是模糊不清,人们就越大胆,越自信地使用它,装出对它的概念已经十分清楚的样子——好像不值得再去探讨它的含义了。迷信和宗教问题总是这样处理的。现在人们也这样处理美的概念,就好像对美这个词的概念都很明白。然而事实上,这个问题不但不明白,而且自从鲍姆加登于 1750 年奠定美学基础以来一百五十年间,博学而具有深刻思想的人们写出了堆积如山的书,讨论“什么是美”的问题,却至今没有解决。每一部新的美学著作都有新的说法。最近我读过的书中有一本还不错的,是尤利乌斯写的 *Rätsel des Schönen*(《美之谜》)。这个题目恰如其分地形容出“什么是美”这个问题的情况。“美”这个词的意义经过千百学者一百五十年的讨论,却仍然是个谜。法国人用自己的方式来解答这个谜,但却有许多不同的论调;生理美学家,主要是英国的斯宾塞和格兰特·艾伦这一派,也有各自不同的见解;法国的折中派和居伊约及泰纳的追随者也各有各的主张,而所有这些人人都知道鲍姆加登、康德、谢林、席勒、费希特、温克尔曼、莱辛、黑格尔、叔本华、哈特曼、沙斯勒、库辛、列韦克等人的见解。

“美”的概念在不作深思的人看来好像十分明了,而一个半世纪以来,各民族、各派别的哲学家却无法为它下一个统一的定义。“美”这个奇怪的